

# 中國文學的探討

中國軍閥文藝理論研究會主編

王更生教授等合著

中央文物出版社印行



王更生教授等合著

# 中國文學的探討

國軍戰鬥文藝理論研究會主編  
中央文物供應社印行

# 編輯弁言

董樹藩

社會的繁榮，有賴於文藝的疏導與調劑；民族的興盛，有賴於文藝的推展和培植；人類的生活，有賴於文藝的充實與滋潤。由此可見，文藝對於人類社會和國家民族的重要性。

然則文藝創作的源泉，乃是來自人類生活中的體驗和感受，一部經得起時間考驗之偉大文藝作品，必然出自作者內心所含蘊的民族文化精髓，與其自己修養得來的獨立特行的人格。所以說，文藝必須植根於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，才能有其生命的意義，才能擔當承先啓後的任務。

對於宇宙萬事萬物的細密觀察和深刻的分析，是文藝作家創作的原動力。因此一個文藝作家，必須要面對社會、心存宇宙，認清時代精神指向，和民族文化傳統的歸趨，而後才能寫出親切感人的作品。

從人類的生活角度來看，文藝能影響人生，而人生也能影響文藝，這是互爲因果的。一個人不讀書，無以觸發創作的熱力；一個人不觀察，無以發抒生命的潛能。一個人的生活磨練，與情感的流露，往往能昇華爲優美的文藝創作，開放艷麗的文藝花朵。一個人也往往因文藝的陶冶和情感的抒發，而改變其對人生的態度，進而影響及於他人，影響到社會國家和天下後世，終至綿延千古而不朽。這是因爲文藝常能發出人類真正的心聲，反映人們內在的感情；且有美化個人生活，昇華個人生命的教育意義。一種偉大不朽的文藝，更蘊蓄鼓舞民心，提振士氣的精神力量。

在國家承平之時，它爲社會承擔著潛移默化的導向任務；在國家艱苦奮鬥之際，它又站在掌旗鳴號的警戒地位；在革命戰鬥時期，它尤能發揮鼓舞民心士氣的作用。這種例子，直是史不絕書。

我國古代大史學家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中說：「文王拘，而演周易；仲尼厄，而作春秋；屈原放逐，乃賦離騷；左丘失明，厥有國語；孫子臍足，兵法修列；不韋遷蜀，世傳呂覽；韓非囚秦，說難孤憤。詩三百篇，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也。此人皆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，故述往事，思來者，以舒其憤思，乘空文以自見。」我國歷代文學家，大都是遭逢亂世，家室流離，或是懷才不遇，有志莫伸，乃發爲詩文，光耀簡策。

至於文藝之能感動人心，和影響社會國家者，事例更多。如軒轅黃帝在討伐蚩尤之役中，部隊在高唱「渡漳之歌」聲中，一戰成功，而奠定了中華民族立國之始基。秦之後，如漢朝的陳皇后，用千金買司馬相如的長門賦，而復得皇帝的寵幸；曹操讀陳琳的檄文，而癒頭風病；曹植也因他的七步詩，而感悟曹丕，幸免一死。也有人說，唐朝的屢次中興，係得力於杜甫等人的詩歌鼓吹，和陸宣公的制誥感召。所以古代不朽的文學作品，雖距離今日有數百年或數千年的時間，但其光輝燦爛的價值，尙歷久彌新。我們如果讀了陶淵明、孟浩然等人的山水田園詩，就可使人深深領會隱居閒適的樂趣。讀了諸葛亮的出師表，陸游、辛棄疾的愛國詩詞，和文天祥的正氣歌，岳武穆的滿江紅詞，就不期而然的激發忠貞報國的熱忱，和同仇敵愾的意志。讀了李密的陳情表，韓愈的祭十二郎文，就不免引起孝友之情。讀了辛亥革命前後的革命文獻，眞使人熱血沸騰

。我們看先烈先進的文藝作品，有的咒詛專制的黑暗，有的歌頌民主的光明，至情至性，因而鼓動起革命的風潮，造成時勢的號角。我們再看，抗戰時期，無數愛國志士，更產生了許多敵愾同仇，堅持戰鬥的美術、戲劇、和音樂，因而能鼓舞人心、振奮戰志，有裨益於全面的勝利。從這些事例中，可以看出文藝力量的宏大，它對個人與社會國家的影響，實在是無可比喻的。

我國歷代文藝的興盛，不是突然興起的，大抵均在社會繁榮時期產生的，即是在民族文化復興之後，才有文藝的復興。所以到了文藝復興時期，民族社會，已是到處呈現出欣欣向榮，充實豐盈的進步景象。但是我國歷來文藝作品，基本精神都離不開政治教化。所謂「文以載道，詩以言志。」而「文以載道」，不外載儒家濟世救人的仁道，而「詩以言志」，亦多言國家民族的大志，凡此對於民族文化的復興，當然會產生無形的影響力量。是以前代文藝復興的種子，必然是在後代民族文化復興中開花結果。

我們中華民族，有五千年悠久光榮的歷史，有豐富而寶貴的文化遺產，這正是我們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的文藝根源。我們今日在民族復興基地上，眼看著民族文藝復興的景象，猶如春花綻放，芳香四溢，怎不令人感到鼓舞。尤其令人鼓舞的是文藝工作者，都能本著民族立場，堅守著自己的工作崗位，運用自己的筆桿，以他們豐富的感情，巧妙的筆觸，寫出優美的心聲，發揮了民族的愛心，顯示了民族的襟懷，振奮了民族精神，凝結了民族情感，構成了中興復國的新氣象。由於文藝工作者，抱著繼往開來的民族壯志，努力研究創作，祇見不斷地產生正氣磅礴的文藝

，和至情至性的文藝，使地維賴以立，天柱賴以尊，民族精神與志節，賴以發揚光大。

而今在我們復國建國大業由剝而復的時候，文藝實具有鷄鳴於「風雨如晦」之中的報曉作用。文藝工作者，不論其爲小說家、散文家、詩人、美術家、音樂家、劇作家和電影電視工作者，在這個史無前例，波瀾壯闊的偉大時代中，人人均在扮演著鼓吹中興的角色。在消滅共產暴政，拯救大陸苦難同胞的使命之前；在光復錦繡河山，重建三民主義新中國的目標之下；在明恥教戰，團結奮發的主題之內；在向下紮根，向上結果的任務之中；在莊敬自強，革新精進的要求之下，在貫徹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大任務前，不論男女，不分老少，不管是前方或後方，軍中或社會，都市或鄉村，以至大陸敵後與海外各地，可說到處充滿著無數捨己爲羣，急公好義，樂善好施，孝親睦鄰，竭智盡忠，出力効命的事例，和現實生活裏那些生動而感人的素材。如果文藝工作者，將這些素材，寫之爲小說，咏之以歌曲，譜之於樂章，編之成劇本，更將其表現在繪畫與雕塑方面，當可增強復國建國必勝必成的信心，進而厚積精神戰力，以我們三民主義自由平等博愛爲起點的中華民族文藝，來擊敗共產黨以「馬克斯唯物辯證法爲起點」的邪惡卑劣的文藝流毒，發揮筆的威力，向大陸展開文藝進軍，這應該是我們大家當前努力的課題。

國軍戰鬥文藝理論研究會的諸君子，有鑒於此，乃在歷次集會時紛紛提出意見，至盼發揮羣策羣力的精神，以集體創作的方式，編撰一套文藝理論叢書，先闡揚中國傳統文學之優美特質，而後再撰寫三民主義文藝理論體系。經過大家多次研討，釐訂綱目，分別撰寫，共同努力的結果

，一本以「中國文學的探討」爲書名的集體著作，即將出版發行，怎不令人感到無限的振奮與鼓舞。茲值付梓之時，謹誌數語，作爲編輯弁言。

中華民國七十年六月十二日於中央文物供應社

# 中國文學的探討

## 目次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編輯弁言·····         | 董樹藩（一）   |
| ◇中國文學的本源·····     | 王更生（一）   |
| ◇中國文學的戰鬥性·····    | 金達凱（四七）  |
| ◇中國文學的人性觀·····    | 張肇祺（七三）  |
| ◇中國文學裏的人生觀·····   | 何欣（一二五）  |
| ◇中國古典文學中的情愛觀····· | 周伯乃（一三九） |
| ◇中國文學的家庭觀·····    | 馬國光（一七五） |
| ◇中國文學的社會觀·····    | 宋瑞（二〇七）  |
| ◇中國文學的國家觀·····    | 羅宗濤（二三七） |
| ◇中國文學的世界觀·····    | 王志健（二五七） |

☐中國文學的文化觀……………邬 昆 如（二九九）

☐當代中國文學的發展方向……………方祖燾 黃麗貞（三三一）

# 中國文學的本源

王更生

## 一、緒論

世界上任何事物只要去追根究柢的話，莫不有其一定的本源，作爲它發軔的契機。例如土地的化生，樹木的昌茂，江河的奔流，人類的延續。他們之所以能繼續繩繩，歷久彌篤者，究其原因，莫不由根本中來。

講到土地的化生，我們仰觀天象，從昭昭之明，推而至於無窮，「日月星辰繫焉，萬物覆焉」；（註一）俯察地理，從一撮土之微，測其廣遠深厚，「載華嶽而不重，振河海而不洩」（註二）。中庸說：「天地之道，可一言而盡。」老子也說：「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，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爲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。」（註三）我們不管那個天地化生的原質，是中庸上可一言而盡的「誠」，或是老子所字的「道」，總而言之，其必有一定不易之理，當可斷言。至於樹木的昌茂，人總以爲需要的是水分、土壤、陽光三個條件。而事實上水分、土壤、陽光，皆非樹木的本身；而樹木得之則生，不得則死，幾不可須臾或離；其重要性當然是無可置疑的。但是，如果樹木無根的話，卽令是再有適量的水分，肥沃的土壤，充足的陽光，由於其體無所託，枝葉亦不能憑空而生。大家都知道，水是氫二氧一的化合物，其勢自高而下，所謂

「逝者如斯，不舍晝夜」者是也。（註四）比如長江黃河，由中國西北高原，混混東流，以達於海。可是唐朝的李白偏說：「黃河之水天上來」，（註五）杜甫也講：「不盡長江滾滾來」，（註六）好像在他們的眼睛裏，長江大河都是奔騰澎湃，來去無蹤。其實這只是詩人即物起興，有所寄託，不能信他爲真。試想，假若沒有巴顏喀拉山星宿海，作它們不竭的源泉，所謂「江河行地」也者，（註七）不過斷港絕潢而已，又怎能浩浩湯湯，一瀉千里呢？人生在世，亦復如此。人雖是自然的產物，但其血肉之軀，却貌似天地，性稟五才，耳目擬於日月，聲氣方乎風雷，卓然爲萬物之靈矣。但歲月如流，生命代謝，「長江後浪催前浪，一代新人換舊人」，究其所以世代相傳，綿延不息者，如果我們報本反始的話，實當歸功於列祖列宗的遺傳，否則，於千年萬世之後，又那有我們的存在！

文學乃學術思想之一環，其關係之多，方面之廣，內涵之深，影響之遠，確有不容忽視的價值。所以古來爲它探本溯源的人，無論中外，都大有人在。過去清朝姚惜抱古文辭類纂序目說：「凡文之體類十三，而所以爲文者八：曰神、理、氣、味、格、律、聲、色」，八者之於文，誠屬不可或缺，但這只是構成作品的條件，其情形亦如天地之與日月星辰，樹木之與水土陽光，流水之與氫二氧一，人體之與四肢百骸，還不能算是它的大本大源。可是一般人只知道宇宙之生成有至理，江河之行地有源頭，枝葉之扶疏有根本，宗祧之傳承有始祖，文章之寫作有義法，却很少人瞭解文學之所以能傳遠流廣，日新其業者，也有它的根本源頭。

我中國文學垂世數千年，從整個的學術思想上，看它起落盛衰的趨勢，雖然其間發展，有明流，有暗潮，有主幹，有旁枝；甚而當暗潮浮動時，明流或爲之掩色；旁枝獨秀時，主幹或因而不彰。可是在縱橫交錯中，如果我們真能去振葉尋根，觀瀾索源的話，亦勢必可以爲它找到一脈相承的根本源頭來。而這個根本源頭，對我們民族生命的影響，就像萬物之與陽光雨露，一息不可或缺。時至今日，有很多人在講中國文學發展的時候，都談到縱的繼承與橫的移植問題。不過，由於「橘踰淮而北爲枳」（註八）的歷史經驗，我們認爲中國文學必須託根在自己的泥土裏，才能向下紮根，向上生長。因此，縱的繼承，就此時此地的形勢需要而言，尤爲迫切而必須。

我們本無意強調傳統繼承的重要性，但懷於目前國難的嚴重深切，則「承先啓後，繼往開來」，已不容否認的成了我們的道義和責任。沒有過去，就沒有現在，沒有現在，就沒有未來；未來的命運，決定於現在的努力，現在的努力，又須藉助於過去的經驗。一個數典忘祖的人，自不必期望他對國家民族有所貢獻，而國家的文學，如果一旦遠離道本，或捨本逐末的話，其後果的嚴重，將有不堪設想者矣。所以我們要想把「承先啓後，繼往開來」的使命，落實到現實生活的基礎上，便必然的要問所謂「承先」「繼往」也者，對中國文學而言，到底所指何事？有何價值？所謂「啓後」「開來」也者，做法又將如何？這些都屬「中國文學的本源」問題。對此一問題的徹底探討，在目前來說，確有許多不易克服的困難，但「不積跬步，無以至千里，不積小流，無以成江海」，（註九）本人就是懷着這種跬步、小流的努力，期待將來有「千里、江海」的到

來。

## 二、中國文學的本源在經典

### (一) 從劉 文心雕龍說起

中國文學的本源在那裏？想解答這個問題，還應該尊重我國第一位文學理論家劉勰的意見。劉勰字彥和，東莞莒人（祖籍山東莒縣，寄籍江蘇鎮江），著有文心雕龍十卷五十篇。雖然書成於齊梁之際，距離現在已有一千四百七十餘年的歷史了，可是後之學者，稱他「究文體之源流，而評其工拙」，（註一〇）是「專門名家，勒爲成書之初祖。」（註一一）彥和立說有本，敘事有元，運用傳統的成規，別開文學的新運，從而寫下這部牢籠百代的巨典。可說體大慮周，籠罩羣言。黃叔琳云：「苟欲希風前秀，未有捨此而別求津逮者」，（註一二）所以有關他對中國文學本源的看法，應該是可以信賴的。

劉勰在文心雕龍序志篇，對中國文學本源的問題，早有明確的表示。他說：「文章之用，實經典枝條，五禮資之以成文，六典因之以致用，君臣所以炳煥，軍國所以昭明，詳其本源，莫非經典。」他以爲「文學」是「經典」的枝葉條目，吉、凶、賓、軍、嘉五禮，藉著它構成文采。禮、治、政、教、刑、事六典，靠着它發揮效用。君臣的關係，因爲它而相得益彰；軍國的大事

，也因爲有了它，才光明昭著，所以他在講完了文學的實用價值以後，便下了一個「詳其本源，莫非經典」的結論。同篇又說：「離本彌甚，將遂訛濫」，「振葉以尋根，觀瀾而索源」，「不述先哲之誥，無益後生之慮」。文中所謂之「本」，所謂之「根」，所謂之「源」，所謂之「誥」，從各句的上下文例加以研判，指的顯然也是「經典」。在此彥和不但肯定「經典」是中國文學的本源，並且還進一步強調，人之行文，如脫離本源，而任情汜濫的話，很可能如洪水橫流，猛獸出柙，對自己不但犯了訛濫之病，對讀者更造成思想上的傷害。同時，他還認爲談中國文學理論，應該貼緊「經典」立說，否則便是無本。

## (二) 文學的通性和別性

大凡事物的歸屬，都有「通性」和「別性」之分，中國文學的本源，即顯現了這方面的特色，根據上文，得知劉勰既然肯定了中國文學的本源在經典，按理就不應該再列「原道」於書首；尤其序志篇，於自述寫作的體例時，更不該有「本乎道」之言。因爲「原道」的「原」正可解作「本源」，而「道」指的就是自然。

「原道」者，即「本乎道」，亦即文學本原於自然的意思。劉勰把自然看做文學發軔的初始，人性流露的根源，當然有和儒家所謂「仁義」之道，道家所謂「無爲」之道者，有斷然不同的立足點，是了不起的創見。可是如將這個說法，和前文所引「詳其本源，莫非經典」的話兩相比

較，便馬上發覺矛盾自陷，不能圓合。因為中國文學的本源如果以「經典」爲是，則「原道」何爲而設？如果以「原道」爲是，則「經典」又作何說？所以我們必然要問，中國文學的本源到底是「經典」？或是「自然」？

我們想解答這個疑問，以下兩個概念必先加以釐清。一、是「文學」和「中國文學」這兩個名詞，在意義上應有範圍不同的界定，不可混爲一談。二、是文學的本身，具有「通性」和「別性」之分，其間的區劃，不容淆亂。過去希臘的雅里斯多德作詩學，（註一三）意大利之克羅齊著美學原理，（註一四）俄國的托爾斯泰作藝術論，（註一五）近人朱光潛作文藝心理學，（註一六）無不上考下求，推自然爲「文學」的本源。他們所以推自然爲「文學」的本源者，正因以自然爲本原，是「文學」的通性。既是通性便可突破國界，適用於任何一國。但他們持論的缺點，是只見世界，不見一國，只見通性，不見別性。因爲希臘的文化背景，不同於意大利的文化背景，更不同於俄羅斯的文化背景，尤不同於中國的文化背景。如果以在中國的文化背景下，孕育而成的「中國文學」來說，它不僅源遠流長，更是內容繁富。譬如在工具運用方面，具有特殊的語言文字；在民族性格方面，有不同的表情達意方式；在思想觀念方面，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基礎；在時代背景方面，有多采多姿的民族融合和擴張。所以它不可能在通性之外，沒有別性。否則，「中國文學」在世界文學中，便缺乏自我肯定的特質。

### (三) 中國文學的本源何以是經典

過去我嘗怪劉勰作文心雕龍，爲甚麼於書首「原道」篇後，繼之爲「徵聖」，「徵聖」之後，又繼之以「宗經」，尤其把「徵聖」平列於「原道」「宗經」二篇之間，實在叫人大惑不解。清朝紀曉嵐對此也有評論說：「此篇却是裝點門面，推到極處，仍是宗經。」（註一七）當時以爲他是先得我心，不過現在回想起來，原先的看法，似乎有點過於輕率，更是犯了不考之病。紀氏「推到極處，仍是宗經」的說法，雖然還算允當，但以爲「徵聖」之設，在「裝點門面」之論，便不能苟同。究其原因，是在由「原道」到「宗經」的過程上，必須有「徵聖」，不但不是「裝點門面」，更是不可或缺。「原道」是指文學原於自然，「宗經」是指中國文學要祖述經典；而自然與經典，本屬兩個不相關連的元素，如果沒有「聖人」加以串連，幾乎找不到它們彼此結合的因子。劉勰深切了解文學既有通性，亦有別性的真相，所以他在把文學的通性，轉化爲中國文學別性的時候，特別刻意地安排一篇「徵聖」，作爲轉化的軸心，換言之，也就是把自然之文與人爲之文，運用聖人的智慧作運轉的跳板，加以圓滿的彌縫和結合。這樣以來，自然之文既爲人爲之文所取資，得到合理的安頓；而人爲之文，又經過「孔子刪述」，突出了它的無尚價值。所以我們認經典爲中國文學的本源，不但替以往中國文學找到了回饋的遠祖，同時也給今後億萬世中國文學的流變，找到了維繫的紐帶。兩千年來，中國文學在演進的過程上，雖然一變再變，但

最後終能以他無限充盈的生命力，達到「用夏變夷」的目的，保持了萬變不離其宗的面目。此何故？經典也，中國文學之有本源也。

我們再用食物為例，來說明由文學的通性到中國文學的別性，其間轉化的關係。假設文學的通性是麵粉，則中國文學的別性便是麵包，麵粉只是素材，麵包則為成品。由麵粉變而為麵包的時候，在原先的素材上，一定少不了要加催化的酵母。而這個酵母在中國文學的本源上來說，便是聖人。古聖先哲為我們設計了這一套恆久不變的經典，它實際上像一個細胞核。由坐胎，而出生，而幼年，而童年，而少年、青年，其間四肢百骸的組合發育與成長，無不仰賴細胞的分裂。並隨時給我們充足的補給與營養。所以經典對中國文學生生不息的契機，就像天上的日月，高明博大，悠久無疆。

最後，我們繼續要問聖人何以能成為催化的媒介呢？回答這個問題，仍需根據劉勰的看法。他認為聖人之所以為聖，是由於他富有「鑑周日月，妙極機神，文成規矩，思合符契」（註一八）的潛能。因為只有具備了此種潛能的聖人，才能「原道心以敷章，沿神理而設教」，（註一九）把不可得聞的天道，轉化為出口成誦的文章。而這些文章，經過累世相傳之後，由於周公的製作，孔子的刪述，終於集上古文化大成，而成了歷久彌新的「經典」了。經典之文是個什麼樣子呢？他一則曰：「聖文雅麗，固銜華而佩實者也。」（註二〇）再則曰：「或簡言以達旨，或博文以該情，或明理以立體，或隱義以藏用。」（註二一）聖人的文章既然雅麗華實兼備，繁簡隱顯互用，